

她们放弃了今世的一切
只为后世的幸福和安宁
而父亲，只想把女儿带回家

[挪] 奥斯娜·塞厄斯塔 著 孙文龙 译

ÅSNE SEIERSTAD

两姐妹

TWO



SISTERS

Into the Syrian Jihad

中信出版集团

[挪] 奥斯娜·塞厄斯塔 著 孙文龙 译

Å S N E S E I E R S T A D

两姐妹

S I S T E R S

Into the Syrian Jihad

中信出版集团 |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姐妹/[挪]奥斯娜·塞厄斯塔著;孙文龙译

—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19.4

书名原文:Two Sisters

ISBN 978-7-5086-9582-2

I. ①两… II. ①奥… ②孙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挪

威—现代 IV. ①I53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28024号

Two Sisters by Åsne Seierstad

Copyright © 2018, Åsne Seierstad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两姐妹

著者:[挪]奥斯娜·塞厄斯塔

译者:孙文龙

出版发行: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17 字数:408千字

版次:2019年4月第1版

印次: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
京权图字:01-2018-7217

广告经营许可证: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:ISBN 978-7-5086-9582-2

定价:5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author@citicpub.com

第一部

- 003 第一章 离家出走
029 第二章 面纱
053 第三章 无头苍蝇
063 第四章 越过边境

第二部

- 095 第五章 少年时光
105 第六章 新的使命
115 第七章 与魔鬼一起进餐
121 第八章 是的，我们热爱这片土地
135 第九章 穆斯林服饰
141 第十章 一切从心
155 第十一章 伊斯兰情人
169 第十二章 目标训练

- 187 第十三章 合法约会
193 第十四章 校规
205 第十五章 奇怪的鸟
215 第十六章 离别
221 第十七章 行骗
243 第十八章 十月革命

第三部

- 251 第十九章 死神之舞
293 第二十章 蓝图
313 第二十一章 回家
325 第二十二章 好男人
331 第二十三章 战利品
353 第二十四章 《赛克斯 - 皮科协定》的终结
369 第二十五章 争论

第四部

- 391 第二十六章 我一定要找到她们
403 第二十七章 新的一年，新的机会
413 第二十八章 拉卡的家庭主妇
427 第二十九章 挪威来的人

445 第三十章 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冲她们开枪

471 第三十一章 斋月

第五部

481 第三十二章 不同的生活

493 第三十三章 内心的声音

507 第三十四章 尾声

525 后 记

第一部



先知（穆罕默德）曾描述殉道者：

真主会让他们的灵魂进入绿翠鸟的身体里，让他们住进悬挂在全能的真主那宝座旁的灯笼里。他们在天堂里自由漫步，随意食用各种果实。真主看着他们，问他们是否还有其他需要。他们回答道：我们既已可以随意食用天堂的果实，早已别无所求。真主又问了他们一次。当真主第三次问时，他们答道：真主啊，我们希望您能把我们的灵魂送回我们的肉体，如此我们便可再一次为您献上生命。真主认定他们确实已别无所求，便让他们留在天堂。

——阿卜杜拉·伊本·马苏德

我们都将归于安拉。那么，就请让我们趁现在还活着，为能回到真主那里而努力奋斗吧。

——乌姆·胡达法·阿卡·阿扬

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双层床，床上铺着五颜六色的被褥，上铺有一个白色的铁制扶手，可以防止睡在上面的人滚落下来。这张双层床把整个房间分成了两部分，靠近房门的这一边有一张书桌、一把椅子和一个衣柜，另一边摆着一个抽屉柜，抽屉柜的旁边是一扇窗。透过这扇窗可以看到另一栋红砖结构的住宅楼，跟这栋一模一样。窗台很低，只要一抬腿就能跨过去，跳到外面的草地上。房间内的家具上贴满了便笺，便笺上面写着：床、窗、椅子、书桌、门。这些字词先用铅笔写好，然后又用蓝色的记号笔描了一遍，标准的书写体，字迹非常工整。抽屉柜上方的墙纸上也贴满了便笺，上面写着：大、小、高、矮、暖、冷。这些字词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，尽管从几处字母混淆的地方可以看出，这是出自初学者之手，但书写这些字词的人态度还是非常认真的。这些字词的旁边都注有挪威语释义，拼写得很准确，不过都是用铅笔写的，颜色很淡，字迹也凌乱。

贴这些便笺的人是妹妹，也就是睡在上铺的那位。不单是姐妹俩房间里的物品上贴满了这种便笺，她们居住的公寓里的其他物品——台灯、沙发、窗帘、架子上也到处都是。她们的阿拉伯语课是从世俗的物品开始学起，最终的目的却是精神层面的：阅读《古兰

经》，并弄懂其中蕴含的深意。因为《古兰经》是真主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。

我。他。我们。我是。他是。我们是。真主至大。真主伟大。真主更伟大。指引我们走上正路。



那个10月的早晨，莱拉（Leila）比以往起得早一些。她穿着及地长裙，去厨房给妈妈帮忙。厨房与姐妹俩的房间紧挨着。她的母亲萨拉（Sara）是全家起得最早的一个。为了不吵醒丈夫萨迪克（Sadiq），萨拉总是偷偷溜下床，双脚小心翼翼地踩在地板上。直到床的另一边余温散尽，被窝变凉，萨迪克感到冷了，他才会起床。

萨拉站在餐桌旁，正在自顾自地想事情。看到莱拉进来，她吃了一惊，抬头看了看刚满16岁的女儿。莱拉长得很像她父亲：体形单薄，身材高挑、修长。

“我可以帮你叫弟弟们起床。”她说道。

“你今天不是有课吗？”母亲问道。

“是的，我只是觉得你可能需要人帮忙……”

“不需要，你把自己收拾好就行了。我自己能照顾好他们。”

与很早就开始帮忙做家务的大姐阿扬（Ayan）相比，莱拉很少主动帮忙。父亲经常说她：“这是公主才有的懒散呢！”

萨拉轻声唤醒6岁的伊萨克（Isaq）和11岁的贾布里勒（Jibril）。她给伊萨克穿好衣服，然后催着两个孩子快去厨房吃饭。

这时，萨迪克已经在炉灶旁忙活起来。他正在用少量的油慢炒洋

葱粒，加上一些碾碎的蒜瓣，再倒一点儿油，然后撒点儿红辣椒粉、香料粉，最后加水。等到汤的颜色变深，他把头一天晚上准备好的豆子倒进锅里，用小火慢慢煮开，再用手动搅拌器把它们搅烂。接着，他把做好的浓汤倒进一个大盘子里，最后再滴上几滴橄榄油。

睡眼惺忪的伊萨克和贾布里勒一屁股坐到椅子上。他俩把面包撕成小块，在汤里蘸一蘸，然后塞进嘴巴里。和往常一样，伊萨克把食物弄得到处都是，贾布里勒则把面包吃得干干净净。

莱拉在餐桌旁走来走去，餐桌上早已放上了一壶加了豆蔻籽的红茶。

“你不坐下来吃吗？”她父亲问道。

“不了，我和阿扬正在斋戒。”莱拉答道。

萨迪克没有再问下去。斋戒期间，莱拉和正在洗漱的大姐阿扬都严格遵守戒律。伊斯兰教教义规定，女人在身上不洁的时候不能进行宗教仪式，因此两个姑娘想尽可能地把错过的那几天时间补上。先知穆罕默德在斋戒时曾说过，星期一和星期四是最适合斋戒的日子。今天就是星期四。

每年的斋月^①对穆斯林来说是一次严酷的考验。今年的斋月是在公历7月，太阳在晚上10点后才落下，几个小时后便会再次升起。所

① 斋月是伊斯兰历的9月。斋月里，穆斯林要进行斋戒，从日出到日落期间不吃不喝。斋月的开始和结束都以新月牙的出现为准。由于看到月牙的时间不一致，不同的伊斯兰国家进入斋月的时间也不一样。同时，因为伊斯兰历每年约为355天，与公历相差10天左右，所以斋月在公历中没有固定的时间。——编者注

以，一天中禁食的时间非常长。现在正值都尔黑哲月^①，姐妹俩又开始斋戒了，还增加了每天祷告的次数。都尔黑哲月是伊斯兰历中最神圣的月份，在此期间，一切善功所得的回报会比一年当中其他任何时候都多。



这时候，伊斯梅尔（Ismael）腰间缠着一条浴巾走进了厨房。伊斯梅尔是家里的三兄弟之一，年龄介于阿扬和莱拉之间。他见阿扬刚从洗漱间出来，便准备去洗漱。他经常这样半裸着身体，大摇大摆地走，要是遇到姐妹俩，便会突然把身体向她们一歪，逗她们一下。“别这样！”每当此时，姐妹俩就会大声叫喊，“妈妈，他又来惹我们了！”

这三位少年——19岁的阿扬、18岁的伊斯梅尔和16岁的莱拉，志趣迥然不同。姐妹俩抱怨伊斯梅尔只知道健身，跟朋友瞎逛，还玩电子游戏。他经常不去清真寺，这一点她们也不是没有察觉，并因此为他感到羞耻。“你不是真正的穆斯林！”前一阵子阿扬还这样说了他，并催着妈妈把他撵出去。她无法跟一个不祷告的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。

“他只是一时糊涂！”妈妈替儿子辩解道。

“撵他出去！”

妈妈试图安抚阿扬，便说道：“等到了夏天，我会带他到哈尔格

① 都尔黑哲月是伊斯兰历的12月，意为“朝圣月”，是穆斯林去麦加朝圣的月份。——编者注

萨见一位酋长，请他为你弟弟祷告……”

以往听到这些说辞，阿扬总是会大声抗议，莱拉也会随声附和。然而，头天晚上，伊斯梅尔健完身回家后，莱拉却一下子冲过来，双臂搂着他的脖子。

“哦，伊斯梅尔！我都想你了！”

“啊？我不过才出去了几个小时而已……”

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“健身房。”

“锻炼得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练了上身，胸和臂。”

姑娘们，你们是认真的吗？多年来，莱拉对伊斯梅尔一直非常反感，现在却突然一下子变得如此热情。

伊斯梅尔穿上牛仔裤和T恤，过来跟大家一起吃饭。他打开冰箱。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便笺，上面用阿拉伯语写着“冰箱”一词。在这张便笺旁边，姐妹俩还贴了一些从挪威伊斯兰文化中心学来的名言警句。一张绿色便笺的边缘已经有些破损，似乎有人曾尝试把它从冰箱上揭下来。这张便笺上这样写道：“安拉绝不在意你的财富和金钱，他看重的是你的心灵和行为。”一张紫色便笺上写着：“相信安拉和末日的人，请与你的邻居和睦相处，对宾客慷慨好施，与他人坦诚相待，要么就保持沉默。比如，克制自己，永远不说那些错误或不清的言辞，不撒谎，不诽谤，不传谣。”

伊斯梅尔站在餐台前，往三片抹了番茄酱的全麦面包上放鲑鱼。这个18岁的年轻人特别注重体内蛋白质的摄入，他认为父母做饭放的油太多，烹煮食物的时间也太长，把食物炸得都太脆了。他喜欢纯

净、健康而又简单的食品，不喜欢来自索马里的各种香料和调味品。

他来到餐桌旁，跟大家一起吃饭。坐下来时，他还开玩笑似的碰了一下两个弟弟。伊萨克冲他的胳膊打了一拳，贾布里勒扭了一下身子，喊着让他老实点儿。

“你让他俩好好吃饭吧。”萨拉说道。



天慢慢亮了起来，不过距离太阳升上东边那几栋公寓楼的屋顶还有一段时间。

萨迪克最近在休病假。他在可口可乐公司的仓库干活的时候，被一个坠落的板条箱砸伤了肩膀。挪威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署给他安排了一位理疗师，下周就要开始进行理疗。他的脑子里快速地想着很多事情，他已经好久没有跟住在索马里的母亲联系了，她有没有生病呢？今天晚些时候一定要给她打个电话。

这时，他听到两个女儿的房间传来用力关衣柜门的声音，似乎还有拖动重东西的声音。今年春天，阿扬已经中学毕业，现在在一家为老年人提供私人服务的机构做钟点工。按照合同约定，阿扬要为老年人提供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帮助。今年是她上大学前的一个空档年。

阿扬拉着一个行李箱走出了卧室。

“你拿那东西干什么？”萨迪克问道。

“艾莎（Aisha）要借用一下，”阿扬回答说，“她要去旅行。”

姐妹俩和朋友经常互相借东西用。

艾莎的家距离他们家有几条街。姐妹俩有时候会让父亲开车送她们去那儿。有一次，在去艾莎家的路上，萨迪克问她们，她们来来回回拿着的那些塑料袋里都装着什么。她们解释说，艾莎家的洗衣机坏了，她们在帮她洗衣服。艾莎比阿扬年长几岁，丈夫离开后，艾莎便带着孩子回来跟母亲和几个姐妹住在一起。

阿扬拖着行李箱走过客厅，在大门口的一面镜子前停下，用一块希贾布^①把一头卷发包了起来。

阿扬继承了母亲的特点：饱满的前额、圆润的脸颊、深陷的眼窝。她使劲收紧头巾，把头发全包了起来，然后用一件吉尔巴布^②罩在外面，最后又加了一件宽松的外衣。这时候，门廊已经快挤满了。贾布里勒站在门口，正准备出门。伊萨克正在使劲把脚往一只鞋子里塞。

“你得把鞋带解开才行。”萨迪克对他说。

“我解不开。”伊萨克抱怨道。

同样的规则适用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，父亲对他说道：“动动脑子，别总是用蛮力。”

小儿子伊萨克长得很像萨拉和阿扬，个子不高但很壮实。萨迪克俯下身子要把缠在一起的鞋带给他解开。

阿扬第一个出了门。“拜拜！”她边说边冲他们笑了笑。

房门在她身后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。没有了阿扬和她的行李箱，门廊一下子空了很多。莱拉也跟姐姐一样，来到镜子前打扮了一番。戴好头巾后，她背着书包仍站在门口。

① 希贾布，指穆斯林妇女戴的面纱或头巾，也指穆斯林风格的服装。——编者注

② 吉尔巴布，是穆斯林妇女穿的罩袍。——编者注

“不用我开车带着你吗？”父亲问道。此时，萨迪克仍在卖力地给伊萨克解鞋带。

虽然学校离家不远，但当和弟弟们上课时间一致时，莱拉通常都会跟他们一起坐车上学。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她回答道。

父亲不解地抬头看了看她。

“我需要减减肥，多锻炼锻炼。”她解释说。

“你？你身上哪有一点儿肉！瘦得跟木棍似的！”萨拉翻了个白眼说道。

莱拉微微笑了笑，跟父亲和母亲都拥抱了一下。

“我爱你，爸爸。”她趴在父亲的耳边小声说道。“我爱你，妈妈。”她小声对妈妈说道。

这两句话用的都是索马里语。他们几个跟母亲总是讲索马里语，跟父亲则更常用挪威语。

“咱俩一起走吧？”伊斯梅尔问道。

他俩都在鲁德中学上学。莱拉刚上一年级，学的是卫生和社会课程。伊斯梅尔已经上三年级了，学的是电子课程。他们早上很少一起上学，不过，鉴于头一天晚上莱拉突然变回了“从前的样子”，如果他们不像小时候那样结伴而行的话，就显得有点儿说不过去了。

“不了，我得……”

伊斯梅尔没有听清她说的是什么，莱拉已经背着帆布包消失在大门口了。

其他人最终也都收拾妥当。年龄较小的两个男孩跑到了台阶上。贾布里勒走在前面，伊萨克跟在后面。这些呈阶梯状分布的公寓楼建

在一道斜坡上。要想走出他们住的大楼，他们得登上三级台阶。

科尔索斯山的山脊笼罩着一层晨雾，像一堵黑色的墙矗立在这片住宅区的后面。萨迪克打开车门，两个孩子开始争抢前排的座位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”萨迪克责备道，“上次是怎么坐的？上次贾布里勒坐在前排，这次轮到伊萨克了。”

车子启动后，萨迪克很快把它从停车场开了出来，还是那么急，速度也跟以前一样快。

到了布琳小学后，读六年级的贾布里勒希望父亲快点儿离开。这么大了还要父亲送，让同学们看到是一件很尴尬的事。而两个月前刚上小学的伊萨克却要父亲送他进校门。

上课铃响后，萨迪克开车回家，准备接萨拉去看医生。最近，萨拉的头、脖子、手指、腰、双腿和双脚一直疼，她还总是感到疲倦，浑身没劲，怕冷，还爱出汗。不知道有没有治疗的办法，也许补点铁能管用？钙？维生素D？她一直在吃鱼肝油胶囊，不过没什么效果。“我需要的是热骆驼奶，”她经常这样说，“骆驼奶能止我身上的痛。”对她来说，她所居住的这个国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阳光根本不能温暖她的身体，这个国家不适合她。

他俩开车来到当地的购物中心，找到一个可以免费停车三个小时的车位，把车停下，然后步行前往贝鲁姆诊所。这一家人来到挪威后便在贝鲁姆安顿下来了，贝鲁姆位于奥斯陆西南部，距离奥斯陆约9英里^①。到了诊所，他们的家庭医生让萨迪克描述一下妻子的症状，然后又问了几个问题，给她检查了一下，最终得出了结论：她现在需要

① 1英里≈1.61千米。——编者注